秋菊漫开话重阳

杨庆华

早起推窗，见小区墙角的菊花开得正好。那一蓬蓬明净的黄，在晨光里悄悄提醒我：岁岁重阳，今又重阳。

于我，重阳不只是菊花美酒、诗和远方，更是眼前平常的日子，插上茱萸时亲人团坐、烟火可亲。那些日日相对的陪伴，该是“重阳”二字最朴素的注脚。

古人过重阳，是极郑重的。《西京杂记》载汉时宫人“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至魏文帝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中“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重阳方正式见于记载。此后年年，登高赏菊，仿佛不登一登、不看一看，这一秋便少了最郑重的一笔。

两千多年时光穿过，重阳逐年递增着温度与厚度——登高、赏菊、敬老、思亲、怀远——每个词都是一层沉积的岩页，凝成关于秋天、关于亲人、关于长久与思念的节日。古人采下的茱萸、登上的高山、饮下的菊花酒，那些被时光保存的仪式与心意，汇至如今，都成了包裹团圆的秋天。

又逢重阳，天气恰好，就连太阳都像一块被岁月磨去棱角的古玉，温润地挂在天上。我和爱人带着各自的父亲，去城郊的南山登高，两位母亲则在家里发好面，等我们回来做重阳糕。

山不高，半小时便到山顶凉亭。我拿出保温杯，为两位父亲斟上茶，茶汤温热。公公抿一口：“这茶好，有菊花味道。”我笑说泡茶时丢了几朵友人寄来的杭白菊——重阳了，咱也喝喝菊花茶。父亲打趣：“我闺女干啥都好整景儿。”

山风过亭，草木清香与野菊甜香一波波漫来。两位父亲对坐闲聊，说起故乡旧事，风掠过他们斑白的发丝，细碎的往事都揉进了秋光里。我望着远山层叠的黛色被阳光染出金边，云影在脚边划过，忽然明白：千百年的习俗从不是刻板规矩，就像今日登高，不为新奇景致，只是陪老人走走，吹吹山风，说说闲话，应个景罢了。

父亲见亭边野菊开得好——鹅黄、米白、浅紫，一丛丛从石缝钻出——忍不住折了几枝，用报纸小心包好。“拿回去给那两个蒸发糕的老女神。”父亲说，笑得像个孩子。公公内敛，内敛深沉，不善言辞，可全家人的事情都装在心里。他小心翼翼地找到了那棵藏在杂草里的山茱萸，红红的小果子像一簇簇小火苗。他摘下装进纸袋，我知道，那是留给我冬天泡脚的——他是中医，知我畏寒。

下山时走走停停。忽想起杜牧的一句“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古人登高要插菊，满头金黄，像把秋天戴在头上。可眼前两位父亲发如霜雪，那霜比菊白、比菊凉、比菊更长久地开在时光里。我采下菊花簪到他们的帽子上、我的鬓边、爱人的衣襟上，路人便看着我们笑。我左手搀一个、他右手扶一个，父亲们佝偻的身影印在颤巍巍的花枝上。

风里飘来山下的炊烟。忽然觉得，古人登高为避灾、思亲、祈寿；而我只为此刻——风软，云淡，菊黄，两位父亲都在身旁。这个重阳，山登了，菊看了，诗词里的重阳也走了一遭。可真正让我心生欢喜的，不过是一个人为你采下茱萸，一个人下山时，忽然停步回头低声叮嘱：“丫头，风大，把衣服拉链拉上。”年过半百，仍然有人将你的凉热放在心上。

到山脚，风里若有若无的菊香。深深吸一口，原来重阳最重要的，从不在山上、不在诗里，而在每一个还能握住亲人手的寻常秋日午后。“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古今在变，习俗在变，可重阳这天的心，千年来竟未变过。那心是软的、热的，在秋深霜重时，最想握住的，不过是亲人的手。

推开门，母亲端出蒸好的重阳糕，甜丝丝的米香枣香裹过来，热气氤氲里每一块都暄软饱满。婆婆给每人倒好温过的黄酒。一家人围坐桌旁，窗外菊香漫进来，混着茱萸淡淡的清苦，一口重阳糕咬下，忽然懂了——17岁的王维在长安写下“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时，心里的那份孤独。从前读这些诗词，只觉古人愁绪隔着千年光阴，像旧画卷上蒙着薄尘，淡而远。直到我也老了，才掂出“倍思亲”三字的分量。原来这“倍”，是说平常思念浅浅，到了本该团圆的日子，那思念便被秋风吹得涨满襟，沉甸甸坠在心上。

岁岁重阳，只要亲人都在，便是最好的时光。九九重阳，久久长长。团圆了，满城菊花便是遍地的黄金甲，要给重阳和重阳里至亲至爱的人加冕——用最盛大的金黄，礼赞最寻常也最珍贵的相守。

拾猫记

黄 厚

“丢丢”是一个多月前我捡来的小奶猫。

那天清晨，我带狗狗“二宝”遛弯。一出门，见它蜷缩在我家院子中间，像个小黑毛团。我轻轻走过去，它没躲，任我抱起它。它在我怀里扭动了两下，便不动了。它轻得几乎感受不到重量，身体软软的，纯黑的毛发夹杂着一些泛灰的胎毛，眼睛呈黄绿色，大大的，亮亮的。

我将它抱进屋，跟老公商量收养它。老公说：“猫妈妈找不到它，会心疼的。”我想想也是，便将它放回院子。它回头望望我，跑到黄瓜架下面躲起来。

我特意将院门敞开，方便猫妈妈来找它。可遛完狗回来，它还在黄瓜架下面，见我回来，“喵喵”叫了两声。那声音小小的，奶声奶气的。我的心瞬间软成面条，蹲下身，轻轻唤它出来。没想到，它真出来了。我又将它抱回屋里，不顾老公的劝阻，用含益生菌的羊奶粉将原来给流浪猫准备的猫粮泡软，喂它吃。小家伙吃得可香了，吃完就跑到书柜下面躲起来。

我将猫砂倒进一个塑料盆里，放在书房的角落，害怕二宝伤害它，又关上书房门，这才上班去。本是担心回家后，书房里满是它的便溺，可令人惊奇的是，它竟然会使用猫砂，除了刨出来的几粒猫砂，书房里干干净净。这让我收养它的心更加坚定了。

第二天，它便不再躲在暗处，而是好奇地在家里跑来跑去。二宝追在它屁股后面，时不时地嗅嗅它的小身体。那时，它和我的手掌一般大，体重仅496克。

那几天，只要我和老公在家，我家的院门总是敞着的。我心里纠结，既不希望猫妈妈来找它，又希望来找它，可是始终不见猫妈妈的影子。

本不是很情愿收养它的老公，嘴上依然不同意，却给它买来漂亮的猫窝和小玩具。看电视的时候，任它蹲在腿上。

“丢丢”这个名字，是想给它起名时，一瞬间从我的脑海里冒出来的。我叫了一声“丢丢”，它喵了一声，算是认下了这个名字。

丢丢终于成为我家里的一员。它很是顽皮，家里的花花草草、鹦鹉、乌龟，都是它“撩闲”的对象。它的小脑袋和小肉爪时不时地伸过去，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它每天还必撩二宝的尾巴，二宝有时反击，有时无奈地转过头不理它。

没几天，二宝和丢丢就成了好朋友。每天早上，它俩都会在家里跑酷，或是二宝追它，或是丢丢追二宝。而晚上，两个小家伙都会靠在我身边，发出阵阵的呼噜声。

每每看到射进窗内的晨光，笼罩着蹲在三角梅花盆里的丢丢，和沙发上偶尔瞥它一眼的二宝，我便会不由自主地弯起嘴角，吸吸鼻子，仿佛这幅画面中，有一股清甜的气息萦绕。

偶尔拾得的小生命，竟给了我们如此细碎温暖的陪伴，这大抵是惜缘给予的惊喜吧。

乱咸菜

魏红莲

“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寒露一过，天气渐凉。广播里播天气预报的时候，我奶奶格外上心，一听说第二天早上有霜冻，她就开始忙了。

她走进菜园子，摘下那些来不及长大的茄子包，来不及变红的小辣椒和小西红柿。摘辣椒时，连辣椒叶也一片一片用指甲掐下来。拔下特意留下的几棵芫荽，芫荽的叶子已由翠绿变成暗红。架上拳头大的倭瓜蛋儿，还没鼓豆儿的扁豆纽儿，以及一串串儿的扁豆花，道边上的蓖麻叶、胡同里的苏子叶也被采摘下来。

奶奶把这些东西洗净，倭瓜蛋儿切成牙儿，和一些早就准备好的小到无法切丝切片的土豆一起，放在锅里蒸熟放凉，倭瓜抓烂，土豆扒皮。锅里再烧上小半锅开水，香菜和小辣椒洗净控干，其他蔬菜开水里烫一下，捞出来用凉水过几遍，攥干，香菜切段，辣椒去蒂，这些东西混在一起，撒上几把大粒盐拌匀。闲置了大半年的小缸早已刷净擦干，装进这些备好的菜后用手按实，用一块冲洗干净的石头压住，最后浇上少许凉白开。这缸咸菜，因为兼收并蓄，食材庞杂，我们叫它“乱咸菜”。看见奶奶做这些，我就知道，很快就有可口的乱咸菜可以吃了。

过了一两天，盐粒儿被融化吸收，缸里的水没过压咸菜的石头，乱咸菜便可以吃了。小西红柿脆脆的，茄子包儿烂烂的，扁豆纽儿翠绿，小土豆嫩黄。辣椒使整缸咸菜有了一丝微微的辣味儿，香菜扁豆苏子叶蓖麻叶的特殊味道，也被盐和水激发出来，满满一缸子色彩与滋味的融合。

与咸菜同时间腌渍的芥菜疙瘩和大白菜，都得40天后才可以吃，园子里已没有新鲜蔬菜了。这段菜的空档期，用乱咸菜下饭，与单独腌制的大葱、韭菜相比，味道独特鲜美。每到吃饭的时候，炕桌边一瓦盆苞米楂儿粥或高粱米粥，散发着新收获的粮食独有的香气；桌子中间一大碟子乱咸菜，每夹一筷子，都可能有两三种以上的菜吃在嘴里。清苦的生活，因为乱咸菜而多姿多彩，有滋有味。等到小缸见了底，芥菜疙瘩和酸菜也腌透了。

这都是多年前的事了，现在四季都有新鲜蔬菜，好多年没吃过乱咸菜了，可每年一近霜降，我还是会想起奶奶的乱咸菜，舌尖上便泛起那丰富美妙的滋味。

微小说

槐花饼

叶 星

“俺娘烙的槐花饼，那才叫香呢！”老人说这话的时候，光荣院墙外的槐花开得正盛。这天是重阳，清浅的阳光静静洒在身上，老人一个恍惚，好像穿过岁月的风尘，回到了70多年前的老家。

自打记事起，老人家境就很窘迫，常常饿肚子，每年最大的念想，就是槐树开花时，娘将树上的槐花捋下来，洗净控干，和着用粗粮碾成的杂合面，烙成两面金黄的槐花饼。

“咬上一口，那才叫香呢！”说到这儿，老人下意识地吧嗒吧嗒嘴，陶醉在一种极大的幸福之中。

光荣院的院长告诉我，老人参加过辽沈战役和抗美援朝，是一位屡立战功的老英雄。老人的老伴儿早已故去，膝下并无子女，满院花草就是他最亲近的“子孙”。

他不爱说话，可一开口便有自己的思想。话匣子一打开，满肚子故事如决堤的河水，将我淹没在一片陈年往事的汪洋之中。

15岁那年，老人报名参军，就盼着早日上战场杀敌立功。

“我们连当年80多人，打砬子山阻击战时换防下来就剩下16个了……”说起当年的战事，悲伤的情绪一下子冲破了老人坚固的防线，浑浊的眼睛被一片潮湿的黑暗笼住。

当时由于年纪小，老人被分派到团部宣传队，负责粉刷标语、教唱歌曲、抬送伤员等后勤工作。虽然还没有在主战场上英勇杀敌，但毕竟见识过战争的激烈与残酷。

攻打绥中县城时，他眼见一架敌机飞得很低，端起枪就来了个“点射”。敌机迅速升高，机屁股后面居然冒烟了。起初他还以为真是自己打中了敌机，乐得在战壕里蹦高地笑。后来才晓得，那是国民党的运输机，在给城内的国民党军空投救援物资呢。

“这帮家伙可太没准儿啦，空投的物资，有一大半都落到咱们阵地了……我还是头一回吃到那些外国罐头呢。”

“那些洋玩意好吃不？”

“不好吃，照俺娘烙的槐花饼差远了！”

趁老人兴致好，我又抛出了疑问：“你们那时候的人真的就不怕死吗？”

“都是爹娘生养的，谁不怕啊？可后来就顾不上了，冲锋号一响，谁落在后面是会被战友戳脊梁骨的。”

当年部队专门定制了些棺木，准备在战后给牺牲的战友用。他那时少不更事，就预先给自己挑了一副，还偷偷地在棺木上面一笔一画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笑了，老人也孩子般地笑了。

“那您觉得啥时候最苦？”

“那得说在朝鲜战场上，冰天雪地的，真是艰苦啊！”

开城战役时，由于后方运输补给线被美军炸断，老人所在部队断了补给，夜里经常饿醒。

“那会儿，我就总想起俺娘烙的槐花饼来。那沁香的味道一直甜到心里。你还别说，这么一想，还挺管用的，真的就不饿了……”

那天，我与老人相谈甚欢，非常尽兴。依依惜别时，我紧紧握住老人的手，相约再来听他讲那些从前的故事。

“下次来我想表达一下心意，也是对您老的敬意。带点什么好呢？”

老人想了想，说：“那就给我烙几张槐花饼吧……”

重九咏清秋

（组诗）

北 君

重阳帖

风清、云淡，大雁的翅膀
从遥远的北方捎来寒意
天和地，又各自向后
退让了一分

菊花袖里吞金，练习隐忍术
它的香阵、江山、美人
它的黄金甲，被秋风一点
就破了

不如相约登高
寻访东篱、南山，那里的重阳
收藏了人间落叶和烟火
可以轻轻地安放
内心的峰峦

茱萸词

你是我人间最好的兄弟
遍插茱萸时
你是远行的那一个
衣襟上那红红的果实
可是由思念凝成

这么多年，我一次次在一首诗中
默数你的归期，而你在南方
众多背井离乡的茱萸
在这一天登高望远
目送一行行雁阵移过长天

它们可是信使
口衔一枝红红的茱萸
捎去远方的问候
插在我最好兄弟的衣襟上

重阳登高记

山不在高，有菊花相伴就好
林间小径是谁设下的伏笔
山间野菊，通晓隐逸的修辞学

紫椴、藤萝、山榆、香樟也在登山
相扶绕过荆棘、沟壑、岩壁
一溪瀑布进退维谷，充满隐喻
几株岩柏用飞翔的姿势
在崖壁构建风景，布置悬念

登临高处时，有人早已抵达了
并与下山的路达成和解
重阳对坐南山，相看两不厌
点数来时的菊花，又少了三两枝



桑榆留晚照 岁月尽安然

刘绍泉

农历九月初九，谓之重阳。《易经》有言，九为至尊阳数，两九相重、日月并阳，故而得名重阳。自古而今，登高望远、赏菊抒怀、遍插茱萸、把酒祈福的民俗绵延千年，镌刻着中国人对自然的敬畏、对安康的期许、对团圆的珍视。重阳，是秋风里盛放的秋菊傲骨，是山水间舒展的悠然心境，更是根植于华夏血脉、流转千年的思念与牵挂。

重阳民俗，藏着古人对生命最质朴的热爱。岁岁重阳，人们扶老携幼、踏秋而行，在亲近山水、拥抱自然中感悟生命美好，在相伴同行、阖家团圆中体味人间温情。

岁月更迭，古韵新生。重阳的文化内涵，在时代发展中不断升华、越发厚重。1989年，我国正式将重阳节定为“老人节”，将传统节日与敬老美德融合，赋予重阳全新的时代意蕴。自此，重阳不再只是寄情山水、怀古思亲的民俗佳节，更成为弘扬孝道文化、涵养文明新风、传递社会温情的重要载体。

百善孝为先，百德敬为首。尊老敬老，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精神底色，是代代相传的文明密码。孩童代表新生希望，长者承载岁月智慧，重阳佳节恰似一座温情桥梁，串联过往与今朝、传承文脉与美德，让亲情永续、文明不息。

岁岁重阳，年年情长。一份贴心陪伴、一席家常闲话、一餐团圆家宴、一次贴心相守，皆是最真挚的敬老心意。相较于物质馈赠，老年人更渴望精神的慰藉、心灵的陪伴。人至暮年，最期盼的不过是儿孙绕膝的温暖、朝夕相伴的安稳。倾听长者心声、共情暮年期许、守护岁月温情，才是敬老爱老最真切的表达。

时光无言，岁月有痕。年少之时，我们拥有蓬勃体魄、充裕光阴、无限可能，往往难悟生命珍贵；历经世事、见证离别，才深知人生须臾、生命可贵，更懂暮年岁月的不易与珍重。每一位长者的暮年，都是我们终将奔赴的远方。善待老人，便是善待岁月、敬畏生命、不负初心，更是善待未来的自己。

秋风有韵，秋意含情；山河不老，岁岁重阳。秋风浩荡涤荡心绪，秋菊凌霜绽放芳华；万里江天澄澈辽阔，满目秋景胜却春光。登高望远，揽山河秋色，悟岁月真谛。重阳的意义，从来不止赏秋祈福，更在于传承孝道美德、涵养文明新风、厚植家国温情。

敬老爱老，薪火相传；德润人心，久久为功。愿岁岁重阳皆温暖，年年岁月皆安然。让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根植人心、浸润社会，让每一位老者皆能安享晚年，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让千年重阳文脉绵延不息，让中华孝道文明生生不息、岁岁芳华。

本版插画 董昌秋